

Biography of
Tang Yin
with Picture
Album

传奇一生 · 传世画作 · 传神评说



卢寿荣 著

唐寅画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唐寅画传

卢寿荣 著

K825.72
T275

山东画报出版社

K825.72
T275
Gay 65/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寅画传 / 卢寿荣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2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ISBN 7-80603-816-7

I. 唐... II. 卢... III. ①唐寅 (1470~1523) —
传记—画册②唐寅 (1470~1523) — 中国画—艺术评论
—画册 IV. ①K825.72-64 ②J2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569 号

大雅中外艺术大师画传丛书

唐寅画传

总 策 划 王仁定

特约策划 杨周彝 詹丹

主 编 张 芸

责任编辑 董明庆

特约编辑 王慧静

装帧设计 熊 俊

图注作者 阴牧云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上海照相制版厂

规 格 150 × 212 毫米

7 印张 110 幅图 10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前言 詹丹

如果要举出最具广泛知名度的古代画家的话，明四家可谓当之无愧。

有明一代，与浙派延续了院体画的风格不同，吴门的明四家的崛起被绘画史论家视为是文人画的一种复兴。但同属于文人画系统，他们的创作特色与其他文人画家，例如稍后的徐文长以及由明入清的八大山人等都有明显的区别。相对而言，明四家的表现手法似乎更全面，青绿与水墨、粗笔与细笔，都是他们所擅长的；涉及的题材也更多样化，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精。这样的全面性还超越了绘画的领域，达到了诗书画的全方位拓展。当然，说到全才式的艺术家，吴门四家与徐文长等人并无两样，但如果深究下去，其内在的差异性也是耐人寻味的。

单就明四家中的唐伯虎而言，他的全面文艺修养表现在绘画的创作题材与手法上的全面收获，显示了一个成熟的画家在其领域内的左右逢源，所达到的罕见广度，使得各种层次、不同趣味的人都能在唐伯虎的绘画作品里找到自己所喜欢的元素。而徐文长却把他的博大修养用于对水墨花鸟画的深度探究中，其泼墨如云的大写意手法，尤其是对水的出神入化的运用，几乎独步画坛，虽然不少文人墨客为之痴迷，却并没有得到

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

再从世俗的名气观来看，唐伯虎为世人最熟悉，几乎成了古代画家的代名词。围绕着唐伯虎，有流传于街头巷尾书卷舞台中的各种轶闻传说、风流韵事，其敷衍附会的程度，与越地流传的有关徐文长的各种传说正相仿佛。然而，有关徐文长的大量传说基本还停留在口头流传的阶段，其流布也没有超出越地的范围，唐伯虎则不同，叙述他的故事不但口口相传，而且被历代文人持续不断地改编到各种文艺样式中，在文字中，在舞台上，乃至在今天的银幕荧屏上，依然显示出生命的活力。同样形成对照的是，作为不足为信的小说家言的两位主人公不同年龄身份和各自行为的结果：徐文长在传说中，基本上都是以少年的面目出现，如果故事内容涉及到男女之事，则更多显示出对传统价值的一种颠覆，也因此看到主人公的反叛意识。而唐伯虎在传说中，则基本上是成人的身份，虽然也有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内容，但传播最广的，是一些让世人艳羡的艳遇。个中差异，虽然原因复杂，但一种更具商业意识的作用渗透至文人画领域，不但让画家的创作有意无意间接受了绘画需求方的趣味，也使有关某些画家的传说，沾上了或多或少的商业炒作气味，这样，如果说徐文长的绘画展现了其个性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唐伯虎那里，则更多的是对技术圆熟的追求。

在明代苏州那样的繁华地，为商业所侵扰，是明四家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避免的。本来，作为对个性的一种张扬，文人画是最不应该被仿作的，但在商业化的背景下，明四家的绘画在当时就被人造假泛滥到那种程度，如沈周，“片楮朝出，午已见副本，有不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如文徵明，如唐伯虎，均有专门为其仿作的画家来应付需求者，使个性的发挥一变而为大规模的复制，但也因此使他们的绘画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相对

于徐文长作品的有限流传圈子来说，可谓是展开了一场更广泛的普及运动，实在让人对其中的功过是非难以下一简单的断语。

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如同这套丛书中，有关明四家画传的作者，在对明四家的生平与创作作了生动的介绍以保证其可读性的同时，也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他们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艺术价值进行了富有个性的评述。而我们读者，也正可以通过阅读本书系，并在进一步熟悉他们生平与作品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是为序。

2003年11月20日

目 录

我是谁 序章 1

依依莫怪少年时 第一章 9

伯虎嘿嘿地一笑，回首望望山冈，远处苏州城的灯影散乱，不觉已是日落西山。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他环视眼前的人群，眼底的狂傲之色忽然散去，他抖抖身体，从喉咙中呻吟似地蹦出一句话：“寂寞，真是寂寞呀……”

闻有灵山试扣之 第二章 49

在梦中，他看见一位身着金甲的壮汉，捧着万千墨斗朝他走来。唐寅正要开口询问，汉子却忽然像水雾般地消散。唐寅再也睡不着了，他倚着冰冷的岩石，默默地思索着梦境，而祠外屋檐的水珠，仍然不紧不慢地滴着。烟雾笼罩的梦神，更加增添了诡异的气息。

前程两袖黄金泪 第三章 79

好友的谶词如同预言，如今竟应验了。伯虎此刻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他又想起九鲤湖畔，烛火微明中，神人捧着万千墨斗朝他走来，难道上天早已预知他会有今日的下场，他这辈子就应该做个文士独守其身？他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勉强完成先父遗志的一番努力，最后竟落得如此惨淡收场。

弄月吟花有几人 第四章 109

学士心中郁闷，便要开口告辞。唐寅说道：“请先生跟我到后堂来，或能解你心中之疑问。”于是让书僮掌灯入内，却见堂中一位娘子，珠帘遮面，玉步轻摇，见了学士，向上便拜。学士慌忙还礼，娘子卸妆熟视，分明就是秋香。后来学士回到船上，把华安的别诗细细玩味，才发现其中别有洞天。

仰天拍手自吟嘲 第五章 137

在唐寅的诗句中，充满了对韶华易逝，容颜偷换的留恋。其实唐寅此时也不过三十出头，但在他看来，他的生命似乎已经垂垂老去，只剩下一丝残脱的躯壳，在世間游走。功名无望，寒山一片，只能空老菱花，才子的心中终究是寂寞的。

抱琴归去碧山空 第六章 175

他走出门去，对着漫天风雪，大声吟道：“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他越吟越大声，到最后竟似整个人已沉浸在冰雪的天地中，和雪意融为一体。

后记 204

年表 206

序章

我是谁

当我们开始诉说唐伯虎时，我们的脑海中会同时闪过他的诗词、轶事，以及俯首可拾的民间笑话。这其中当然有不少看上去极为真实的材料，比如说唐本人的作品或者他的那些同样出名的朋友对他的评赞，但是更多的印象也许来自于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对于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说，辨别史料成为非做不可的事情，虽然他也许在经过长期的检索后，会发现这种做法是劳而无功的。唐寅留下的资料非常之少，而且并不可靠，许多史料之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始终模糊不清。就以众口相传的“九仙祈梦”而言，其形式看上去荒诞不经，难以置信，但却明明白白地记录于唐寅最好的朋友祝枝山为其写的《墓志铭》中。究其原因，唐寅的声名在其在世时就已确立，而这种声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悖于生活中的唐寅的，但生活中的唐寅也并不一定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唐伯虎的心灵。于我而言，我更乐于接受的是活跃在老百姓唇舌之间的那个才子。如果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声名大多是出于虚构，那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说明了虚构世界比真实的生活更为切入人的内心世界。所以本书采取的写法，也就和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判然有别，我对正史和轶闻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如果因此而唐突了唐才子之



陶谷赠词图

此画为唐寅人物画中工笔重彩一路。工笔淡彩，人物、树木、芭蕉似董菴，又显劲健，湖石带“院体”之法，当属中年风貌。图中所画操琴仕女，神色端庄凝重。画作运思精微，行笔谨细。唐寅仕女画主人公面貌大体相仿而神情各异，可以说是发扬了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理论传统。

作者的罪过。

正传后讲，先扯闲话。我们就从一个众口相传的民间笑话说起。

话说唐伯虎与祝枝山是最好的朋友，两个人同样多才，同样好酒，同样急色，可算莫逆之交。唐伯虎家中妻妾成群，据说有9个之多，所以他患上了吹牛的毛病，常言天地之大，没有一个女人他追不到手。祝枝山半信半疑。

有一天，祝枝山告诉唐伯虎在后山住着一个寡妇，守寡3年，美丽大方，视贞洁为性命，只养了一只老鹰相依为命。祝枝山说：“如果你能让那个女人对你动心，那我祝枝山便对你五体投地。”唐伯虎想一想，知道有点难，他虽然喜欢流连风月，但从不做有亏节义之事。但他又不想认输，就想出了一个妙计。

过了两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唐伯虎等到半夜，爬上后山，来到寡妇家门口。唐伯虎敲了敲门，问道：“大嫂，外面雨下得那么大，能不能让我避避雨？”寡妇开了门，一看，原来是江南才子唐伯虎，身上又是泥又是雨，就连忙让他进了屋。唐伯虎进了门连连道谢，又问道：“大嫂，我在你这儿烤一下衣服行吗？”寡妇一看唐伯虎的衣服全湿了，怕他着凉，就拿出亡夫以前的衣服给

他换上，把他的衣服拿到烤房里去烤。过了一会儿，唐伯虎又问：“大嫂，我又冷又渴，借我一口瓢，让我喝口汤行吗？”寡妇当时正在烧热汤，看他哆哆嗦嗦地挺可怜，便连忙拿了一口瓢给唐伯虎。唐伯虎喝完了汤，看看很晚了，又问寡妇：“大嫂，我今晚就在这借一宿行吗？”寡妇看了看窗外，雨势正大，确实也不适合赶路，就答应了，腾了个里面的房间给唐伯虎睡。唐伯虎也不客气，到了里间，倒头就睡。

第二天天一亮，唐伯虎就起了床，悄悄走进了院子，果然看见有一只老鹰，唐伯虎抓住老鹰，把毛都拔了下来，然后，也没有和寡妇打招呼，就回了家。

又过了几天，唐伯虎和祝枝山在家下棋，听见有人敲门，祝枝山开了门，原来是那寡妇，寡妇一看见唐伯虎就破口大骂：“唐伯虎啊唐伯虎，枉你自称江南文人，一代才子，做事情怎么这么无耻齷齪！那天夜黑风高，你摸上门来。我看你挺可怜的，好心开门，你要避雨，我就让你避雨；你要脱衣服，我就让你脱衣服；你要用瓢喝水，我就给你瓢；你要借宿过夜，我就让你过夜。你说说，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我家的老鹰又哪里开罪你了？你居然第二天把它的毛全拔光了！”祝枝山在旁听得目瞪口呆。

这段故事情趣低俗，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有些奇怪的是，这却可能是标准的老百姓心目中的唐伯虎，类似的笑话可谓层出不穷。对于传统的士大夫而言，唐伯虎之所以成为偶像式的人物，在于其狂傲的气质，惊人的才气，乃至穷途一生的遭遇。他们从他的身上，可以找到心灵的寄托。但民间的唐伯虎却是好色的、粗俗的，常常能够运用他的聪明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两种唐伯虎形象的高下当然立判。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轻易地否定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因为我们谁也不敢轻易判定，唐伯虎是这样一种人，或者不是这样一种人。我们只能说，唐伯虎大概具备了类似的个性，才会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否则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种笑话加到沈周或文徵明身上？事实上，即使在士大夫的笔记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记载：

吴郡一僧，以犯奸事发，架号通衢，伯虎戏对僧吟曰：“精光

顶上着紫光，顶有情人，受一无情棒；出家人反做在家人，小和尚连累大和尚。”一时间无不绝倒。（《风流逸响》）

伯虎与客出游，见一果园茂甚，乃戏逾垣盗果，忽堕厕中，诸客从墙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谓伯虎且已饱啖矣。一客少年曰：“吾辈盍往从之。”遂先诸客逾垣，亦堕厕中，见伯虎蹲踞其右曰：“君亦来享此耶？幸勿言，当与诸君共之。”少顷，客相继逾垣，俱仆厕中，伯虎相顾大笑。其狂诞如此。（《锡山孙寄生谈》）

如果再联系到明末士风的颓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前面所引笑话中的唐伯虎，无疑跟历史上的唐伯虎是有联系的。士大夫的评述和民间传说中的记载，雅俗的区分超过实质的区别。当然，到了通俗文化日异发达的今天，唐伯虎的声名已明显超过了他的诗名、画名。他虽然以“才子”立世，但他的名声却大大超过了一些才气并不逊色于他的士人，比如他的知交好友文徵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唐伯虎的个性才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知名的遗产。而这种个性，也不仅是如一般评论家所列举的那几种品格。比如狂傲，徐渭未尝不狂傲；比如风流，历史上本色当行的多了；又如淡泊功名，唐伯虎的好友张灵比他彻底得多，而且也同样才华出众，但别人只会在提到唐伯虎、祝枝山时才会稍带提及。至于论到书画，唐伯虎在中国古代可算是第一流的作者，但还称不上是殿堂级人物。而他的诗文地位就更低了。后来将他的诗文荟集刻印的何大成（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苏州人）故意说过这样的反语：“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且不足供覆瓿，奈何灾木邪？”可见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伯虎的诗文甚至连出版都会灾及枣木。现在有不少人喜欢将唐伯虎跟苏东坡相提并论，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两人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子，但苏东坡的才气无疑远在唐伯虎之上。在士大夫的心目中，苏东坡简直是神的化身，在他的身上，几乎找不出任何缺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他样样都是大家；说政治头头是道，讲佛道也能口舌生花。居庙堂之高，则忧天下；处江湖之远，则与民同乐。他是老百姓、士大夫甚至皇帝老子都普遍推崇的人物。他也能在歌筵中风流快活，但并不影响他的上书议政；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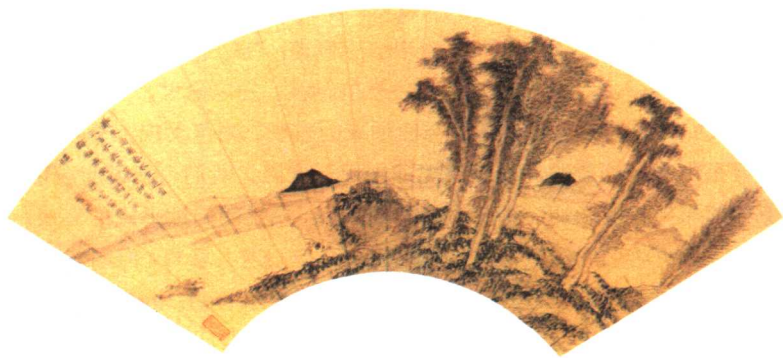
能在穷荒之地细数烟花，但不坠其青云之志。如此惊世绝艳之才，无怪乎连孝宗皇帝在追赠其为太师的圣旨中也感慨道：“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

但我们如果略微分析苏东坡与唐伯虎的差别，则可发现，苏东坡的形象主要是由文人创造的，而唐伯虎却来源于传说。我们今日说起唐伯虎，仍然如邻家男孩般亲切；而谈论苏东坡，却已经是闭门读书式的玄谈。我们可以随意将唐伯虎作市井式的发挥而不必担心遭人忌骂；但如若有人用同样的口吻提及东坡，恐怕随时可能惹上一场口水官司。同样是才子，但苏东坡展示的是中国文化中雅的一面，虽然他身上也具有天生的平等的性格；而唐伯虎则给我们以俚俗的印象，纵使他也曾经在数千才人中拔得头筹。最能够说明他在当今市民中的形象的，莫过于香港明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以传统研究者的角度看，这部片子粗制滥造，毫无史实根据，但却拥有无数狂热的拥护者，特别对于青少年来说，周星驰简直就是唐伯虎的化身。而最令一些传统文化的喜好者跌破眼镜的是，像下面这样一段离经叛道的唐伯虎自述竟成为年轻人的最爱：

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



山水人物册（之八）



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骗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最后她悬梁自尽遗恨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市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留存，可怜老父他魂归天！此恨更难填。为求葬老爹，惟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面勤赚钱，一面读书篇，发誓把功名显，手刃仇人意志坚！从此唐寅诗集伴身边，我铭记此仇不共戴天！！

南湖春水图

此图构图简洁，意境散淡。近处树干皆用细劲线条勾出，树叶则直接以墨笔勾点。全图系湖山横看之景，特多水陆相接之处，但唐寅并不只是刻板分层，而是取近处汀岸数石及石上树木为中心，石后的堤岸则徐徐出之，可见其深重掩映萦回之趣，故能生趣盎然。

在旧时的读书人中，唐伯虎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但此种声名的流传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世俗成分。世俗的东西通常都被看作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上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却极其惊人。在

不同的朝代，它在热爱它的民众心目中像野草一样汹涌地生长，漫延无边。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首发其端，旧时的一部《四杰传》更是风靡民间，评弹“三笑姻缘”则传遍大江南北。唐伯虎已经从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一转而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唐伯虎的风流荒诞形象正是因为这些民间作品的传播而深深地印在民众的心中。

如果我们细细追述历史，当然可以纠正民间传说中一些比较勉强的说法。比如唐伯虎到处花天酒地，好像从不缺钱，其实他的家境也只是小康，中年后更是限入困厄；又如都说他有九个老婆，其实只是因为他的第三个妻子俗称九娘；又如坊间艳称的唐伯虎点秋香之说，本属于虚乌有。如果说苏东坡的神话是被士大夫的热爱和崇敬堆积起来的，那么唐伯虎的传说则带有更多市井细民的热情和理想，当然，也有粗俗和色情。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称赞苏东坡的声名并非仅仅来源于其才华，还源于其身上的那种堂堂正气。对于唐伯虎来说，其声名同样也逸出才华之外，但是其身上带有的，却不是士大夫推崇的那种浩然而伟大的气质，而带有朴实、亲切的特性，有些时候甚至喜欢耍一些孩子气的小聪明。唐伯虎和苏东坡都是不乏幽默之人，但我们无法说清楚哪一种幽默的层次更遭人喜欢一些。林语堂本人显然更为推崇苏东坡，他认为一个人文章的精神风格能够映衬他的人品。这话当然说得没错，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认定哪一种文章的精神风格是永远屹立不倒的，正如林语堂自己，也常常会被讥为只谈幽默回避政治的滑头人物，他推崇苏东坡的那种凛然的正气，那种真纯的精神风骨，然而一般的老百姓却可能会对此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从唐寅的身上可以发现自己，正如林语堂肯定在苏东坡身上发现了自己一样。林语堂推崇苏东坡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但唐伯虎又何尝不是？风流潇洒的唐伯虎与穷困潦倒的唐伯虎，孰是孰非？观其《伯虎自赞》中言道：“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有我。”这是灵与肉的对话，或者是两个自我的对话。唐伯虎还曾自称“风魔解元”，在我看来，这其中亦含有潇洒和无奈的双重意味。因此如果有谁想对唐伯虎妄下断语的话，那么不妨学习伯虎，先扪心自问一下：“我是谁？”



越来溪图

此画用笔细劲，如纸上游丝。近景的坡上有三四株林木，山路曲折，溪水波动。整幅画不着色，山势平缓，气势清旷萧然。

第一章

张张莫怪少年时

(一)

多少年以后，面对虎丘的月亮，袁宏道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日他曾经在月下许下的誓言。虎丘离苏州城大概七八里的样子，又名海涌山。相传春秋晚期，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后三日，有白虎据其上，故曰虎丘。因为靠近苏州城，所以虎丘上娱乐之风极盛，大凡月圆之夜，花开之晨，飘雪之夕，来往人群川流不息，笙歌燕舞，箫鼓齐鸣，实乃人生一大胜事。特别是中秋之际，苏州城几乎倾巢而出，无论是官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个个都打扮得光鲜亮丽，衣冠楚楚，人潮从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公祠，一直延伸到试剑石、山门，沿途衣带簇拥，欢声笑语，人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随时准备击节而歌。千人石上，更是经常上演经典的歌艺大决斗。首先是群体合唱，一时之间，锣鼓震天，铙钹齐鸣，人们兴高采烈，根本分不清唱的是什么曲子，唱得好不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歌唱的水平越来越高，而那些相形见绌的歌喉，也就会自觉地退出舞台。等到月上中天，把虎丘照得如同白昼，



月光折射开来，犹如一匹洁白的丝绸，整个世界清亮无比。这时只剩下来三四个高手，仍然追随着音乐的节拍，一曲洞箫，一管竹笛，在缓缓斗法。再到夜深的时候，月亮斜挂在天边，微风拂过山间，大树下人影散乱，有些人忍不住倦意回家了，但绝世的声此时才闪亮登场。玉箫和檀板顿时显得造作，清音一起，四围俱寂。歌声初时声线极细，好像是从水底传来，接着慢慢升至水面，荡起几许涟漪，突然，歌声冲破水面，直上云霄，每一字每一句都悠久缠绵，就像一个温柔的旧梦，飞鸟为之停留，壮士闻之下泪，至于在山间听歌的百姓，更是心醉神迷，恍惚之间，不知身处何方。

然而这样的美景，身为吴县县令的袁宏道竟无缘一会。虽然他也曾六次登临虎丘，但大多都是在人群散尽之后，那时候满山酒坛，对着凄清月景，盛宴之后，却反生出

春游女几山图

此画乃唐寅苍秀一路的山水画杰作，画上端高岭耸峙，下临大江，近景为垂荫覆盖下的柴扉小桥，意境峻严而又阔远。以南宋院体的画法画出山石，而其苍秀润淡则无半分院体气味。此画为唐寅三十余岁作，已主宗周臣，然用笔较圆转灵活。